

中国特色块状话语强缩合隐性特征与英法西人机多语翻译认知研究

王羽涵 刘绍龙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本文旨在从多语对比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相结合的视角, 系统探究中国特色块状话语强缩合隐性特征及其在 AI 背景下(英法西)多语机译的认知加工模式。研究表明: 1)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数智时代,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为多语转换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探索路径。然而, 这种技术进步在面对语言结构显著差异时, 特别是汉语隐性块状语时, AI 翻译表现出诸多原语认知和目标语认知加工问题, 较之高水平人工翻译尚存显著差距。2) 汉语在语法结构与表达方式方面与印欧语系(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存在时空性差异。特别是中国特色块状语, 通常具有高度凝缩性, 常表现为语义(如施事义或施动者)的表层潜隐, 这在多语翻译的理解和产出过程中易造成漏解漏译。3) 本文关注的“强空间缩合性”块状话语不仅是汉语表达特色的重要体现, 而且承载了丰富的中国理念与文化意蕴。然而, 由于其表层结构高度简约, 若在翻译中简单采用直解硬译策略, 则易造成原语深层语义概念的流失甚至误解误译, 从而削弱中华内蕴思想的对外传播效果。因此, 亟须从 AI 背景下的多语视角出发, 全面、深入剖析人工智能翻译系统对汉语隐性块状语的认知解与显译加工机制, 以评估其语义还原能力与思想传播效能。本文的相关探索为未来人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操作范式。

关键词: 中国特色话语; 缩合隐性特征; 人机翻译对比; 认知加工差异

一、中国特色块状语及其空间性特质

中国特色块状语通常以多字格的形式出现, 具有高度凝练与浓缩的表达特点。汉语独特的语言结构体现出强空间性管约下的块状性、离散性特征(王文斌, 2019), 这在跨语言翻译过程中尤为突出, 易导致语义的隐性或模糊现象。相比而言, 以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体系更侧重于强时间性管约下的勾连性、延续性特征, 表现为语法结构和语义概念的显在关联性与时线索表达的清晰性。

近年来,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机器翻译逐渐进入语言翻译的实践领域并广受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工具在中国特色块状语翻译中的应用, 已经成为当前语言学和翻译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 已有研究(赵青青、黄居仁, 2018)指出, 人工智能技术在处理中国特色块状语中的施事义及其隐含意义时, 通常无法做到精准再现(Cao & Liu, 2024)。这种翻译上的不足不仅明显削弱了源语的表达效果, 也对“中国精神”的国际传播造成了一定阻碍。

本文旨在通过人机翻译对比视角探究中国特色块状语中隐性施事义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官方翻译与机器翻译中的显译状况。研究发现, 四字格块状结构在中国特色块状语中表现尤为突出(王文斌、高静, 2019), 广泛存在。因此, 本研究主要选取长度为“4±1”块状语(三字格、四字格、五字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期揭示其翻译中的隐性块状语与目标语显性转化的认知加工特点。不妨检视以下汉语隐性块状语示例:

块状语	例句 1	例句 2
三字格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倡导大国带头讲平等、讲诚信、讲合作、讲法治, 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四字格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	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
五字格	多为青年计, 少为自己谋	察民以知政, 醒己以正身。

以上所列实例展示了我国时政话语中具有不同字格数的典型时政块构, 它们普遍呈现出“强空间缩合性”与“块状离散性”等形式特征, 表现出高度凝练的信息组织方式和较强的语篇结构压缩能力。在具体语言实践中, 这类话语形式往往造成某些语义成分, 尤其是施事义及其承载的思想内涵处于“消隐”或“潜隐”状态, 呈现出“形潜义隐”的语用特征。这种结构在中国特色时政话语的生成与传播中, 逐渐成为语篇建构的关键词和核心表达(刘绍龙等, 2021)。

从跨语言表达与翻译的角度来看, 这类“强空间块状离散性”话语单元所蕴含的隐性语义信息与文化语境指向构成了翻译对外传播中的难点。其研究不仅涉及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隐性映射关系, 更关系到我国治国理政理念与施政意图的对外话语转换效率与传播效果。准确识解这类块状表达的形义结构及其潜在语用功能, 对于提升政治文本的可译性与跨文化可接受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具体而言, 在上述块状语示例中, 三字格与四字格的例句(例句 1 与例句 2)均省略了明确的施事义或施事者成分, 如“我们”或“政府”。这种施事义的隐去在汉语块状话语中极为常见, 具有泛指性、含蓄性等语言特点, 母语者往往通过语境推断实现语义填充。而五字格的例句 3 则具有明显的倡导语气, 表达一种应然性的主张或建议, 内容聚焦于对年轻一代

的关怀与责任, 强调集体或领导群体的道德担当。在官方语境下, 该句的英译通过语境推理将施事义做了显性化加工, 例如: The government should care more abou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由此可见人工翻译通过话语分析与语境还原, 对块状原语的隐性信息进行了适当补充与表达重构。

然而,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 尤其是在依赖机器翻译系统进行自动转换的过程中, 这类块构语境“消隐”的施事义成分常常难以被正确识别或合理还原(Salvagno, M., Taccone, F. S. et al, 2023)。现有机器翻译系统主要依赖表层语法结构与大数据驱动的语料匹配机制, 对潜隐施事者的识解能力有限, 难以有效捕捉块状语境中块内、块间成分的隐性逻辑关系与语用意图。这不仅导致译文信息不完整, 也可能引发目标受众的语义误解, 反映出 AI 翻译工具在处理中国特色时政话语方面的短板。

二、机译指令设置与人机翻译对比

另一方面, 英法西等西方语言, 彰显出强时间性管约下的勾连性延续性编码, 块构内部或块构之间的语义内涵处于消隐状态(即“形明义显”)(王文斌, 2019)。汉语与英法西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时空性差异易造成(人机)译者的语义理解误差及翻译障碍。

原语 1: 倡导大国带头讲平等、讲诚信、讲合作、讲法治, ……。(新华网: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2023 年)

英官译: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call on major countries to lead by example in honoring equality, and…(BEIJING, Feb. 21 (Xinhua)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Concept Paper.”)

法官译: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ellera…

西官译: El gobierno chin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stará a los…

观察以上实例可见, 汉语三字格块构表现出明显的高度块状离散性特征, 其原语施动者往往处于隐性或“消隐”状态, 即施事者的具体身份被隐藏。如果不通过对原语进行深入的语义内部结构分析和语言外部语境理解, 就难以准确发现和辨识出其潜在的施动者(或施政主体、施事义)。这种情况直接导致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过程中, AI 翻译工具难以正确明确表达出 the Chinese government(中国政府)作为施政理念的具体执行者角色。

为更加精确地比较人工翻译与智能翻译在处理中国特色块状语时的隐义显译效果, 本研究特别设计了三种不同的翻译指令(Prompt)。这三种指令在内容的明确程度、语义提示的深度及翻译策略的应用上呈现出递进式变化, 具体内容和操作要求如下:

Prompt 1 (P1): 最基础的翻译指令: Pleas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English (对于法语翻译指令, “English”改为“French”, 西班牙语翻译则改为“Spanish”)。该指令仅要求 AI 将句子进行直接翻译, 未提出特别的翻译要求, 主要考察机器翻译系统在基础翻译任务中的表现。

Prompt 2 (P2): 在 P1 基础上增加了对隐性信息的显性化要求: Pleas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English, adding in the implicit meanings in the translated sentence where necessary (法语和西班牙语翻译指令同理)。该指令强调在翻译过程中潜在隐性信息的挖掘与显性化加工, 尤其是对施事者角色或上下文中未明说的语义要素。

Prompt 3 (P3): 进一步深化了 P2 的要求, 具体到对施事者角

色的明确显译: Pleas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English, adding in the implicit personal subject or agent in the translated sentence where necessary (法语和西班牙语翻译同理)。该指令强调主语或名词施事者义的显性化编码,即要求AI机译在翻译过程中明确引入潜在的施事者或施事义,或在目标译文中显现块状原语中的隐性主语或施事者。

通过使用以上三种提示信息优化度递增的翻译指令,我们将深入观察在不同指令下汉语块状原文在AI翻译过程中的消隐显义效果,进而分析不同优化度指令驱动下机译所产生的目标语加工质量。本研究将采取质性分析方法对所得结果进行细致的解读与评估。理论上,随着三种翻译指令的递进式人机互动,翻译的深度与复杂性理应呈现出线性递增的趋势。然而,实际的翻译结果是否完全符合这一理论预期?在对比官方译文与ChatGPT驱动下的译文时,我们关注的是机器翻译在实际认知加工中的有效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同时,其局限性又表现在何处?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探索,以期揭示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在处理中国特色块状语翻译任务时的优势与不足,为未来提升翻译质量与改进AI技术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依据。

三、人机施事义显译类型与认知加工差异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数据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构建一套预设文本框架(Pre-text Framework),对标官方译文并根据AI显译效果的差异化特征,将翻译结果划分为以下五类:

(1) 零显译(Zero Explicitation, ZE): 译文未显译任何原语潜隐语义;

(2) 异译(Exceptional Explicitation, EE): 译文出现与原文预期语义明显偏离的显译;

(3) 部分显译(Partial Explicitation, PE): 译文显译了部分原语潜隐语义;

(4) 混译(Mixed Explicitation, ME): 译文同时呈现显译和非显译的混合状态;

(5) 完全显译(Same Explicitation, SE): 译文完整而系统地显译了原文潜隐信息。

获得英、法、西三种语言的机译文本后,依据上述分类体系对翻译文本逐一进行编码标注(Coding)。随后统计各类显译类型所占百分比,进行量化比较分析。这一方法可客观有效地揭示不同人工智能翻译系统在显译汉语块状构隐语义过程中的实际表现。为了确保所采集语料能够忠实反映人工智能翻译工具(以ChatGPT为代表)在隐性语义显译方面的表现,本研究团队设计了基于多频次指令输入和随机取样相结合的采集方法,对表2所选取原语,在P1和P2两个指令下,得到如下译文:

原语1: 倡导大国带头讲平等、讲诚信、讲合作、讲法治,……。

Prompt 1 英译: Encourage major powers to lead by promoting equality and...

Prompt 2 英译: We advocate for major powers to take the lead in promoting equality, and...

Prompt 1 法译: Nous (we) pr é conisons que les grandes puissances prennent...

Prompt 2 法译: Nous (we) pr é conisons que les grandes puissances prennent...

Prompt 1 西译: Abogar por que las grandes potencias tomen la iniciativa...

Prompt 2 西译: Abogar por que las grandes potencias asuman un papel...

上述 Prompt 1 与 Prompt 2 分别代表研究过程中在不同时段向ChatGPT系统发出的两轮翻译指令,均提出了基本的翻译任务要求。其中, Prompt 2 相较于 Prompt 1 在语义层面有所推进,但未对“隐性施事义”(implicit agent)的显性表达提出明确的操作要求。基于这两轮指令生成的机器翻译结果如上所示。

对比上述机译输出与人工译文可以发现,当前AI系统在处理此类块状语时,普遍倾向于采用零显性、部分显性以及混合显性等加工策略。在未进行明确引导的情境下,系统即便能够对部分潜在施事义进行显性化补偿,仍难以准确识别并有效传达语义中所隐含的施动者身份。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即便在当前大语言模型性能显著提升的背景下,机器翻译在应对语言隐义、语用空缺等复杂语义现象时,依然存在明显的认知障碍与生成局限,亟待进一步优化AI语言模型的隐义推理与重构的认知加工能力。

进一步而言, Prompt 3 在指令设计上相较于前两轮指令(Prompts 1-2)实现了显著的策略转向,首次在指令中明确提出对“隐性施动者”进行译出的具体要求。为考察此一引导策略对机器翻译认知加工机制的干预效果,上文所列四字格时块构为样本,基于 Prompt 3 生成相应译文,并就其对施事义的加工方式进行分析与评估,以进一步揭示在特定指令优化下, AI 系统在“隐性→显性”语义转换中的表现机制与重构特征。具体机译结果如下:

原语2: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英官译: When we live in stability and peace, we must remain..., we ensure that we are..., and with thorough preparation, we can prevent crises and avoid harm.

Prompt 3 英译: When we live in..., By..., we ensure..., and..., we can ...

Prompt 3 法译: Lorsque nous (we) vivons..., nous devons..., En envisageant de mani è re proactive les d é fis possibles, nous (we) veillons ..., nous (we) pouvons...

Prompt 3 西译: Cuando vivimos..., podemos prevenir...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强调显译出隐性施事义或施动者的翻译指令下,英语和法语的机译结果显性地表达出了“we”(法语“nous”),二者均为泛指人称代词,表达泛指的“我们”。而在西班牙语译文中,所有动词的施事义——“nosotros/nosotras”(我们)仍处于消隐状态:即施事性主语并未在译文中显性呈现,而是通过动词的词尾变位形式间接显现。虽然这些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对隐性施事义有所显译,但与人工显译结果仍有一定的差距。

根据对上述AI机译表现以及多频次输入取样结果的定性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在简单的翻译指令(Prompt 1)驱动下,汉语原语施事义在机译结果中普遍呈现隐性或潜隐状态。其次,在相对更明确的翻译指令(Prompt 2)驱动下,尽管依旧出现部分施事义的零显译情形,但经过指令的多次反复输入和操作,施事义逐渐昭示出不同程度的显译特征,其中主要表现为多采用人称代词或泛指代词替代具体施事义。这种施事译编码策略在西方语言中广泛使用。代词具有名词或形容词的双重功能,能够有效避免名词的重复,提升语言表达的简洁性和流畅度,同时增强了译文对读者的亲和性和代入感。

此外,在明确和强调施事义的翻译指令(Prompt 3)驱动下,施事义的显译程度进一步加强。上文实例甚至出现了原译文中未显现的额外施事义。这种增补施事义主语的加工策略表达了原文作者的坚定态度与强硬立场。这种显译策略不仅强调了语言表层的翻译,更突出强调了原文作者的态度、情感与交际意图,即彰显了块状原语潜在的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特征(Fillmore, C.J., 1976)。它昭示我们,在理解和翻译中国隐性块状语时,译者不仅需要关注块状原语的语言层面或表层意义,而且还需识解并传递语言层面内蕴的态度意义或交际意图。

结束语

中国特色块状语编码凸显了形构的强缩合性和语义概念的强潜隐性,它与强时间性西方语言“形显义明”的线序表征形成跨语言显著差异(刘绍龙等, 2021)。这一特殊跨语言现象给人机协同背景下的多语翻译实践无不形成认知加工挑战。在全球化与数智化背景下,智能翻译工具的广泛应用已成为翻译实践中的重要创新维度。人机协同翻译模式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翻译效率,同时还能借助即时反馈机制有效地识别与纠正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偏差。特别是在中国特色块状话语的翻译实践中,智能翻译工具具备迅速处理海量文本数据的优势,可有效协助人工译者进行跨语言文本转换。然而,面对涉及复杂文化语境或块状离散性语言时,现有智能翻译工具尚有待进一步的系统更新和操作训练。

结合本研究对机译质量的分析结果可知,目前ChatGPT和DeepSeek等AI翻译工具在处理汉语隐性块状话语显译方面,尚未达到类似人译“完全显译”(SE)的理想水平,多表现为部分显译(PE)或混合显译(ME)。为此,进一步加强AI背景下人机协同翻译“多维高频”指令的设计和或是未来相关研究有待攻克的目标,它事关中国特色块状话语的翻译质量及其内蕴思想的国际传播效果。

结合本研究对机译质量的分析结果可知,目前ChatGPT和DeepSeek等AI翻译工具在处理汉语隐性块状话语显译方面,尚未达到类似官方人译“完全显译”(SE)的理想水平,多表现为部分显译(PE)或混合显译(ME)。为此,进一步加强AI背景下人机协同翻译“多维高频”指令的设计和或是未来相关研究有待攻克的目标,它事关中国特色块状话语的翻译质量及其内蕴思想的国际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 [1] 刘绍龙、王惠、王柳琪. 汉语特色块状语英译认知研究——时政文本视域下的翻译能力调查[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1(04):137-145+162.
- [2] 刘绍龙、王惠、曹环. 中国特色“块状”话语及其英译研究——英汉时空性思维差异视角[J]. 中国翻译, 2021, 42(06):125-133.
- [3] 王文斌、高静. 论汉语四字格成语的块状性和离散性[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02):3-19.
- [4] 王文斌.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04):46-54.